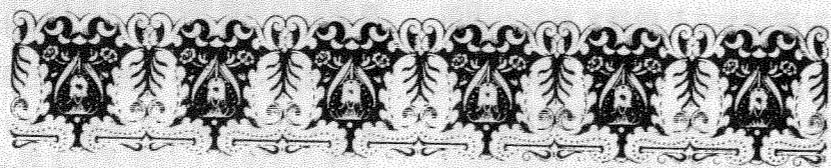


東瀛來鴻

那琦

這是我於民國54年5月間，為北醫藥學系自然會會刊寫的一篇通訊，於十六年後的今天從舊書堆又找到了它，回首前塵，不禁感慨系之，我之所以希望把它交給勳進予以重刊，有兩項理由，第一是敘述了昭和39、40年日本京都大學藥學部進修的情況，可以給未來希望赴日留學的朋友們的參考。第二是說明了日本學位制度，除去大學院「課程博士」之外，還有「論文博士」制度，這是我政府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應該借鏡的地方，因為世界各國各有其各自的學位制度，不能用A國學制衡量B國學制，必須客觀地加以研究，而不能單作主觀的判定。—— 那琦

71.2.22



東瀛來鴻



離開北醫不覺已近半年，自然會闕壯卿同學兩次來函索稿，總因為沒有時間而無由下筆，一時想談的似乎太多，不知道從何談起。先說一說我這次出國的情形吧，我這次出國，固然是六年來的宿願，可是促進我的成行，要感謝徐主任和顏教授，兩先生一再替我打氣，使我才下定了決心，而一筆龐大的開支，却是在內子的絕大堅持之下，才使我硬着頭皮，走出了國門。

攜帶了二十公斤的山藥標本，其中還有數公斤是活的山藥生根，靠着鄭炳全、李正武二位同學來家裡幫忙，一一秤量，一再減少，分別裝入塑膠袋。行前，好幾位同學來家送了好多禮品。許鴻源博士夫婦特地來家送來好多烏魚子，一部份作為我送給日本老師們的禮物。一套舊西裝，外面穿上魏吉恒教授解以相贈的那件風衣，便成了我出國的禮服，飛機場上，徐院長、徐主任、顏先生以及好多位同學們，熱誠相送，套上了魏先生相贈的花環，帶上了同學們相贈的彩帽，益發增加了我這外表並不神氣的怪像，使我連想到大清國出門考秀才時的那付寒酸像。飛機起飛了，劉國柱同學，從桃園趕來，跑得滿頭大汗，以未及見面送別，表示着萬分抱憾，這是以後內子寫信告訴我的。

滿懷着未來的憧憬與離鄉的依戀之情，而來到大阪，長倉吉宏先生和多年未見滿頭白髮的岡西老師來機場迎接，乘車一同到大阪市中心的日本橋筋一丁目13番地的「漢方之長倉」會社。當晚，岡西老師就把重達數公斤的山藥生根帶到鹽野義製藥會社的農場去了，第三天晚上，冒著小雨，岡西老師為我提着那些沉重的麵粉袋，從大阪梅田車站，穿過了迷宮般的地道，階梯、月台，不知道中途休息了多少次才擠上了阪急電車，老師的喘息與微咳，使我感到萬分不安和感激，當晚來到京都，住在老師家。翌晨，老師領我到京大藥學部拜見木村教授，木村先生一見面就說「好不容易來了，趕快提出論文吧！」馬上領我去拜見藥學部長上尾庄次郎先生，並到事務室辦理「研修員」的入學手續。可是問題來了，我的「在留許可號碼」是到長倉製藥「就職」而非「留學」。恰好當天下午就是週四的定期教授會議，即時決定由長倉出具「研究同意書」，算是由長倉派來京大研究，才解決了這一難題，木村先生囑即日進入生藥標本室開始研究工作。這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起放年假，我以有部份「零餘子」標本寄存在東先生的教室為由，去德島。二十九日晚上六時，在擁擠的甲板上看見了多年不見的東先生在碼頭上高舉雙手，焦急的期待着我的出現，他那修長的身軀，丰彩依舊的岸然道貌，使我不停高呼「東先生」。一別十六載，終於見了面，一同乘車從小松島港來到東先生的家，東師母在門前仰候，看見頭髮灰白，身軀過分發胖的我，不禁愕然了。當晚東先生拿出他自製的枸杞酒，木天蓼酒，威士忌，立刻便轉入了多年來馳譽全國的「枸杞博士」的話題。面前陳列的是發行了20萬冊的「枸杞への招待」等十數冊有關枸杞的名著，簽名相贈。翌日帶我到德島大學藥學部，拜見了以毛管分析馳名的伊東半次

郎部長，以及神交已久的名越規朗助教授，當晚並邀「德島新聞」的記者來家，照了一張師弟握手言歡的像片，翌日晚刊便刊了出來，緊接着帶我訂製了一套西裝，購買照相機，然後便研究論文提出的問題。東先生以為木村先生即將於三月退休，良機難再，即時決定在德大將論文寫好後再回京大，東先生取消了年假，連名越助教授也取消了年假，可以說連東太太也沒有年假了。每天從早到晚寫論文，寫了改，改了再寫，晚上回家再抄出，每日工作至子夜二時。這時德島已飛雪，氣溫已在零下二度，德島的風可與新竹媲美。這樣工作到一月二十二日，才算結束，裝訂了一巨冊，圖約七十餘幅。由德島回至京大時，入學手續還沒有辦完，檢查身體，費時一週，照了三次X光片，才獲通過。二月一日才辦完入學手續，繳納了5000元「受業科」。當日到事務室報告入學手續已辦妥，當我說明論文原稿已呈閱之後，使事務長和「庶務掛長」着了慌，因為二月四日（週四）是決定申請論文的最後一次教授會議，（在木村教授離職前的最後一次推薦學位申請），我必須在二月四日上午以前提出「履歷書」「論文題目」（包括參考論文），和「論文內容要旨」，每件要印五十份。由事務長帶我跑上四樓去見木村先生，即時着手寫論文要旨，請木村先生改過，立即趕回岡西老師家，抄錄至子夜二時（那天正是舊曆新年），翌晨由事務室介紹的「印刷屋」津田久子樣來校，交付原稿，便在二月四日上午趕了出來，總算及時辦妥。當時下午五時，木村先生笑容可掬地對我說：「恭喜，教授會議已通過受理了。」但是馬上告訴我，二月十日「論文發表會」準備在半小時內講完，並要準備各位教授以及大學院研究人員的質詢。於是整理Slide，而背誦講稿，便成了往返學校與岡西老師家之間，走路和乘電車時的例列功課了。二月十日有四位提出論文的報告發表，藥學部自部長上尾先生起，各位教授、助教授、講師、助手、大學院學生，坐了滿滿一間教室，發表的人登上了講台，沒有客氣，滔滔不絕地在念原稿，趕時間，當時我是最後一名，看了聽了人家的報告和應詢的情形，心裡總算有幾分把握，不算熟練的日語報告，和不算過分刁難的質詢，總算應付下來了。主查教授木村先生坐在最後面，一言未發，起初似乎很擔心，但當他老人家走出教室時却是面露微笑，大體上還算滿意。翌晨木村先生的面諭再度頒下，毫無保留地澈底檢討我的研究內容，親自駕車到附近菜市場買回來 *Dioscorea japonica* 的生根，又從自己的庭院裡掘出來心愛的山藥，要我重新檢討切片，確定論文中，一再強調的「網狀構造」問題。親自坐在我的座位上切片染色觀察，一再的否定，不通過，這樣經過兩個星期，才算通過了修正原稿，拿去付印。全部論文一再精簡，在短短六天裡印好，翌日便是論文提出的最後一天，二月二十八日，連同全部副論文13篇，每篇三部，一齊送到事務室，整理蓋印，理好之後要我自己送去大學本部學務課簽收，並繳納審查費7500元，才算趕完了這忙碌的一天。這時我已從岡西老師家搬到藥學部附近的一家「下宿」，零下5°C，沒有暖房裝置，上下左右通風良好，屋外要比屋內暖和，生藥教室的宮川樣借給了一個電褥子，一個煮咖啡的壺，這是我僅有的取暖設備。緊接著是三月十日的語學檢定，由藥用植物化學教室的井上教授考德文，化學研究所的藤田教授考英文，一月以來的臨陣磨槍，尤其是德文要從頭讀起，兩位都是化學先生，看化學書吧！範圍太廣，一時真不知從何讀起，到了那天，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呀！德文考的是最新德文雜誌的閱讀，英文是最新版的Alkaloid化學書閱讀。當面讀一讀，翻譯

一下，似乎很容易，而實際却並不簡單，都是從未看過的新東西，截取一段，前後沒有頭緒，驟然讀起來，莫明其妙，好在事先已經接過頭，並不十分嚴格，有些地方搞不清楚，還聽了一部份先生的說明，這算是考試還算是聽講，我也弄不清楚了，總之算是Pass了。在台灣我們讀不到這許多參考書，說起來實在是無能為力的。沒有幾天便接到了大學通知，要我參加三月二十三日的「學位授與式」這天由大學總長主持在各學部部長列席之下，隆重舉行。這天得到「學位記」的達114人之多。分為兩類，一類是「大學院修士」，提出論文的；一類是憑過去的「研究歷」而提出論文的所謂「論文博士」。詳見下表：

學部	學位記號碼	人數	總計人數
文學部：論文博	12號	1人	1人
理學部：理博	86-91號	6人	合計16人
論理博	87-97號	10人	
醫學部：醫博	169-206號	38人	合計54人
論醫博	177-192號	16人	
藥學部：藥博	40-41號	2人	合計8人
論藥博	19-24號	6人	
工學部：工博	80-83號	4人	合計10人
論工博	42-47號	6人	
農學部：農博	50-54號	5人	合計25人
論農博	71-91號	20人	

法學部和經濟學部（沒有）。

像這樣京大每年有四次學位授與式（3.6.9.12月），他們參加學位授與式的人比我們參加大學畢業典禮的人還多。說起來得個把學位在日本並不希奇。我國青海一帶高級小學畢業（六年級）在過去幾十年前還要大請客，門前掛彩，放鞭炮，好像結婚一樣的熱鬧，相形之下，在日本得博士却也未見有誰請客吃酒。報紙上也不過在地方版發表「得博士的人」的姓名和住址，我名義上是住在大阪長倉製藥會社內，也不過在大阪地區的報紙上才出現名字而已。

拿到了一張學位記，與名大助手野呂征男氏一同回到藥學部，像拜年一樣地向藥學部每位教授致謝。拜了一陣算是完了多年的一段心願。緊接着三月廿七日木村教授「最終講義」。在藥學部盛大舉行，全國各大學的生藥學者師幾乎都來了，由京大藥友會和生藥學教室出身的代表，以及大學院藥學研究科生藥學學生代表獻辭，並贈呈紀念品。晚間有一個盛大的祝賀晚餐會，大學總長，藥學部長以及首任藥學科主任高木誠司博士等都來參加，我和許鴻源先生和大阪大學藥學部的，一向替中共宣傳的高橋真太郎助教授同席，一向避免見面的高橋，初次見面倒還客氣，他和許先生是老朋友，戰後却都避免見面，這次是冤家路狹，指定座位，沒有辦法，許先生拿出來總統牌香烟，高橋和我都曾自動地吸了幾支。

送走了木村先生，新到任的生藥教授是去秋曾經一度訪台的木島正夫先生，由京都藥大轉來

。他以前是京大藥學科時代的首任助手和講師，並在京大得到學位，與京大淵源很深。得到他好多指導關照。我在京大研修指定至五月底止。四月間爲了準備出席在東京大學藥學部舉行的日本生藥學會東京大會，出席報告而一再準備，五月六日去東京，住在同學牛島義男學兄家。七八兩日出席大會，並即席報告，雖然報告祇有十分鐘，但這次實際上要比京大的論文發表會來得沉重。因爲京大論文發表會，聽的人除了本教室的人員爲了客氣不便發問外，其他教授對於Anatomy 都是外行，他們的發問在我們看來都屬於生藥學常識範圍。可是生藥學會的出席人員都是Anatomy 和Phytochemistry 的專家，他們的質問都屬於專門而深入的範圍，沒有十分準備是難於討好的。會中見到了很多位舊日見過面的生藥學者，以及仰慕多年的飽學之士，並與在藥品工學教室研究的陳朝洋君見了面，曾在藥學部門前拍了一張東先生，我和陳君的照片，算是從師祖，老師到學生的一張三代照片。晚間出席了滿洲醫大藥專的同學會歡宴，有森川、佐藤、東、岡西各位先生和滿藥同學多人會餐，這是二十多年來的再度聚首，當日的同學而今都是四十歲以上的老頭兒了。

由東京回來，曾在木村先生家表演了一手包餃子功夫，生藥學教室全體人員 15人和木村先生全家共計二十多人的餃子，在總指揮本人的指導之下，全體動員，從合麵，展皮到切菜，和餡，到包好水煮，這一手吃得大家很高興。「中華料理」用油之多，使幫忙的老太婆大爲吃驚，她說：「用這麼多的油，當然會十分好吃的！」

現在我已經離開京大，進入了更緊張的階段，去大阪鹽野義製藥研究所岡西老師所主持的生藥研究室學習山藥的Paper Chromotography 研究法，七層大樓裡有最佳的研究設備，工作緊張，預定在兩個月的學習期間完畢後，就啓程回國，和諸位同學見面。

我這次除了京大藥學部而外，訪問了德大藥學部，京都藥科大學，和東京大學藥學部，生藥學會完畢以後曾專誠拜訪東大的柴田承二教授，補全了生藥學雜誌的缺本，柴田先生拿出了在台蒐集的山藥標本要我鑑定，並領我去看他的教室裡已經研究了六年的江雪卿女士，她是台大第一期畢業生，瘦弱的她，研究精神却令人佩服，大約再有一年就可得到學位。

關於日本藥學教育制度，藥學部下設有兩個系，藥學科（或稱厚生藥學科）和製藥化學科。這兩個學科共設有 12 個講座（東大）或 13 個講座（京大）。每一講座都有教授、助教授、助手等教員，以及大學院藥學研究科前期及後期的學生，大約多在十數人乃至二三十人不等。京大生藥學講座（通稱教室）現有教授、講師、助手各一人，技官二人。大學院後期（博士課程）一人，前期（修士即碩士課程三人，研究生（未入大學院之大學畢業生）一人，研修員一人（琉球大學農科畢業）。大學院課程中，有生藥學特論，生藥學實習及生藥學演習。本草課程便設在生藥學特論之中。生藥學演習大抵在於文獻的蒐集整理和演述，每週一次，分別指定教室人員輪流擔任報告，然後由其他人員提出討論質詢，最後由教授總結，這一工作頗爲有趣且具意義。四月間我曾擔任一次報告。大學課程的講授，似乎較爲次要，不太注重，而以研究工作爲主。大學一二年級在「教養部」統一授課，是基礎課程。三四年級在藥學部授課，講授藥學部專門課程，四年級下半年分配於各教室作「特別實習」，即進入畢業論文階段，在這半年期間，除了聽一少部

分課程外，從早到晚都在教室內作畢作論文研究，他們在沒有畢業之前，即可在九月間參加大學院考試，考試及格後，即可於畢業後仍留於教室內繼續讀大學院前期。前期兩年，除提出論文，並有研究發表會發表外，得到「藥學修士課程修了證書」，而得到「京都大學藥學修士」學位，這一段期間比較容易，不致留難。可是到了後期，雖然可在三年修了後得到「博士課程修了證書」，但往往却要延長一、二年乃至三、四年，於論文完成後才能得到學位，有的人博士課程修了後已六年還沒有得到學位，也不算希奇。在得到學位後如仍在教室苦熬，預備將來當教授，自不在話下；若離開大學，大概可以擔任其他藥大的助教授，至於研修員制度，則是京大網開一面的辦法，作研修員的人，大都是上了年紀，已積有多年的研究歷史和若干研究報告，經教授會議認可准予研修一年，便可提出論文申請，即所謂「論藥博」。大抵都是論文接近完成時才去研修。研修期間原則上最短一年，當然也有繼續幾年的。可是像我三個月就得到學位的，可能是京大的記錄中最快的。一則我從事山藥研究已有七年，其間與指導教授早已取得連繫，他相當清楚我的工作；二則由於即將退休，爲時間所限，不得不爾。否則如果木村先生仍在京大任教，以教授的嚴肅研究態度，說不定研修一年還不能通過。或許還要指定其他題目研究，作爲參考論文（副論文）發表，直至指導教授認爲滿意爲止，也未可知。此次學位授與式中，有不少三十幾歲的少年新進，也有許多白髮的飽學先生，說起來在三十幾歲得學位的人，大抵生活條件優越，頭腦清晰，未來前途自無限量；而老成者半生辛苦，大抵研究環境較差，一再磋跎，或有倍於大學院以上之辛勤勞作，始獲青一襟者，然而年紀已進入晚景，論今後前途，除爲其個人創造部份歷史而外，似已無若何成就之可言，徒然得到一個頭銜，算是對於他的所學有了一個交代而已，其他都不在話下了。

回過頭來說到得學位與沒有學位，是否在學識上就可能有多大差別，我的看法是否定的。不見得沒有學位就沒有學位就沒有學問；相反的，沒有學位而有很高很豐富的學問的人很多，甚或遠超過有博士頭銜的人，也數見不鮮。所謂得到學位不過是曾鑽研過這一學程而已。空有頭銜而對於真正學問一無所知的人也太多太多。古來沒有中過進士的通儒，而成爲後世推崇景仰的學者，實在屈指難數。難道說沒有學位就不是學者嗎？！實在說今天的「博士」並非都是「博學之士」，可以稱之爲「專士」，曾就某一問題多多少少加以專研而已，實在談不上「博」，有些學者未得頭銜，已經很「博」了；有些人有了頭銜以後，才向「博」字下功夫。總之學位祇是線的發展，如何展開爲面的發展，甚至於立體的發展，才是真「博」了。

「學海無涯苦作舟」這句老生常談，給了我很深的體認，殺却了驕傲，增加了恐懼謹慎，而對於今後的教書生涯，更增加了莫名的沈重之感。我們的藥學教育尚在萌芽時期，我們的學術研究也還在斬徑披茅階段，有感於我們的學術界知道生藥學這一名詞的人還不多，而真正對於生藥學的意義有正確認識的人更屬少數，說到提高生藥研究地位，實在還談不到。祇盼望在知識份子階層中能多有些人知道「生藥學」這一名詞，已經算是奢望中之奢望了，未來的生藥學前途，要等待未來的藥師、未來的藥學博士，北醫藥學系的同學們去努力開拓了。……5月30日方東京都